

请给我们一个不跳楼的理由

□南山

皮皮是引发这个故事的主角。皮皮下岗了，在街上守着一辆没有营运证的机动三轮。这一天他正坐在车上看书呢，双腿搭在车把上，自行改装的机动三轮车遮阳棚正遮住暖暖的正午的太阳。有必要说明的是，二〇〇二年春天的太阳最多的时候是这样的，虽时有沙尘暴，但暖春毕竟是暖春，天空多数是朗朗的，太阳自东往西缓缓滚过，北京的会开得很好，“深深房”领着“东方电子”、“银广厦”做着空翻的动作，一切看来是回暖的迹象了。就是这样的时候，皮皮在停车等客的悠闲时光里看书。他看的书是《庄子》，不是读《秋水》，而是《骈拇》——“骈拇指者，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悬疣，出乎形哉，而侈天性；……”，思绪想来也如庄子为文般洒脱，或许如“第六个指头想必在基因图谱中有位置，庄子是不知道的；而‘悬疣’之‘疣’，不单是耳朵前边的一个小肉柱罢”之类，正这么胡乱在看着，想着，就见前边一辆“奥迪”停下了，车上下来了一个人，匆匆进了南山招待所，于是皮皮就忽发兴致，放下《庄子》，发动三轮驶过去，停在了那“四眼”车前，熄火下车，看三轮车后档离“四眼”车还有两三米的距离，就又把三轮往后退，退至三十几公分，然后拍拍车窗，里边那刚生出几根胡子的小司机正诧异这三轮车停的不是地方呢，就下车了。皮皮说：我说小师傅，你可千万别撞了我的车！你那车虽说值个三十几万吧，但总是公家的。我这车虽说不值那么多，但其内在价值却是六十万甚至更多。司机困惑：我没撞你的车呀！皮皮：是呀，你将要撞了。你知道我这车的内在价值或资产评估是怎样做的吗？是给“银广厦”做会计报表的会计师事务所所作的评估：我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娘，没有退休工资，如果有大病就需我自掏腰包拿出十几万来；我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正上一年级，如果他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我至少应该准备二十几万的人民



币给他,这还不算他毕业后找工作、说媳妇、买房子的钱;还有我老婆——我是说如果我的三轮被你这不经意地一撞,从此我失去惟一担负这些重任的生产资料,老娘儿子倒也罢了,车到红灯停一停,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但老婆就要离婚了,虽说三十多岁的男人不怕离婚,但离婚造成的精神损失至少也要三十万吧?那个会计师事务所所做的别的报表、评估或许有误,我这里可绝对真实的……。正说着,路上行人中的闲人就围了过来,撞了吗撞了吗地问。没有呀。司机否认着,更不可能碰着人!这师傅开玩笑,是吧,师傅?小司机脸上巴结地笑着:那不我们领导来了,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们领导那里有全市几个亿的财政资金呢。皮皮:我可不管那掌管着几个亿领导!他是你的领导又领导不着我,与我何干?这时那领导过来一把扯住皮皮:皮皮闹什么闹,就知道是你!原来这领导就是刘士进,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局长的:小吴,这是我同学,跟你开玩笑。他就这德性。如果他正经些,早就当上市长了!于是皮皮和刘士进就商定:由皮皮选定一家什么样的饭店在什么样的时间,由刘士进请同学们聚一聚,和平私了这没有发生的“四眼奥迪”撞六十万的机动三轮事件。皮皮当即就抢过刘士进的手机要打电话约人(他自己也有一个大个头的手机却没有用),却又推辞道:我知道哪里有什么好饭店!你自己联系饭店,我联系丁咚、孟德、李驻、尤新。就商定为母校对面的“东方之珠”,做得极好的“光棍鸡”呢。刘士进把电话打进饭店,晚上六点,财政局,就定好了雅间。这里皮皮也终于拿出自己的大一号的手机通知同学们,一边下着通知还一边嘀咕:不会是东方明珠吧?东方明珠或广东明珠至今还有券商配售的股票在里边套着呢,咱们不着急他们可急得要跳楼!于是,这故事就开始了。到这里我们且记住,这起由皮皮的胡闹而引起的集体跳楼事件,祸端起于皮皮,皮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丁咚接到皮皮的电话后心情一直很坏,心情坏却不影响丁咚的美丽。丁咚从小就是个小美女,卫校毕业后丁咚成了个大美女,那时丁咚留着长长的披肩发,那乌黑的瀑布使丁咚的肩头也担负起了美的重任。然而护士长却告诉她——善意地告诉她说,丁咚,你不能留披肩发更不能薄薄地化妆,用无色的指甲油。事实上没有化妆留齐耳短发的职业性的丁咚名字也美丽人更漂亮!护士长是真情实言或善意阿谀,丁咚不知道,她只是为这肩上的风景自己悄悄地“叮咚”了些眼泪。丁咚原先并不叫丁咚,高中时丁咚时常莫明地掉泪,不是因为学习成绩差,丁咚比后来做了局长的刘士进和进了肉食加工厂的尤新还好呢。丁咚应届考取了卫校——或许考幼师更适合于她,至少可以使她远离那个什么“疣”——而刘士进是第二年方进了经济学院,学什么什么经济,尤新直接就杀猪去了。因了丁咚的掉泪,皮皮就天天哼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泉水叮咚”,丁咚也觉

得“叮咚”很美,从此这世界上就有了美丽漂亮的丁咚了,并且得到了大家公认。这一点丁咚比皮皮幸运。皮皮原先叫做什么波的,后来他自己天天在同学面前宣称自己叫皮皮,没人理他,他又特别解释:地痞流氓的“痞”也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皮也可!三年当中他自己都把自己的名字忘记了,而同学们仍旧叫他什么波。直到他进了纺织学院,分配进纺织厂同毛毛结了婚,才知道他人小鬼大,从初中就看上了毛毛啦,而毛毛初中一毕业就离他而去,进了纺织厂做了挡车工。丁咚的幸运不单在其美丽和美丽的名字被大家认可。丁咚做了护士后就幸运地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老公是科班出身的厨师,但不胖,很帅气(后来又很酷),然后顺顺利利结了婚,生了儿子。老公很浪漫又很温柔,无论婚前婚后总是带她出入一些有名的饭店和招待所,东方之珠算什么呢?丁咚都去过省城的五星级宾馆。当然,这都是前几年的事了,最近三年情景有点不如从前。但幸运仍在:比如一九九九年,丁咚那时孩子刚刚满街跑,医院就盖了一幢房改楼,先是集资,说是工期需半年到十个月的。丁咚就从亲朋好友那里借了五万元钱。后又说不集资了,交房时再统算。于是丁咚就想把钱存进银行,建设银行也可,工商银行也可,却遇见了皮皮。皮皮那时正从北京回来,趾高气昂地,说是同人共同出资筹办什么工厂,要把山东各地市区县都走遍了,跑市场。相约是没有闲暇的,偶遇到老同学就格外亲切。望着丁咚用旧报裹着的担惊受怕的五万元人民币,皮皮马上就出主意:办个卡办个卡!股票市场里他们个个盒满钵满呢,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过去历史的大底!丁咚连皮皮明显错误的作业都抄,凭什么这次就不听他的?于是就办了卡。买什么好呢?拨打皮皮手机,皮皮已到了鲁南,急急地说科技股科技股,领头羊中科创业亿安科技。也果然,不久之后,五月的其中一天,忽然那电视屏幕上的数字就红了起来,五十元不是顶,八十元到一百元,更高更强!但此时医院的楼房盖起来了,八十平米五万元,再加上装修也需一两万。惋惜地把股票卖了,五万元还了亲朋,七万元把房产证放在了装饰一新的新房中全新的小柜里。有这百分至二百的利,又帅又酷的丈夫下岗也不算什么,再借上三五万给他开个饭店也可,丁咚那时越发美丽,而此时,皮皮却落魄了。

故事到这里,丁咚的幸运似乎到了头。我们不愿意将美丽的丁咚的不幸讲出来。丁咚是那样地美丽,我们宁愿相信丁咚在于二〇〇一年也就是去年再也没有把自己在深沪账户上的几元的数字改动一下,是因为作为一个美丽的女性,我们不愿意在另外一层对她们女性更重要的生活内容当中,再加上层经济的内容。女性的美丽来自于爱情,美丽的丁咚生活中最不能缺的就是爱,爱老公,第一位,爱儿子,儿子是爱老公的结果,难分彼此也排在第一

位。股市的潮起潮落置之度外，休闲的眼光去对待。老公在床上的努力却不能不使她“泪珠叮咚”，又疑神疑鬼，果然就有神有鬼了！老公先说的是朋友的事，无论如何需要她这做护士的帮忙。至于吗？做掉一个刚萌芽的孩子易如反掌却也用不上这样郑重其事！这朋友是谁呀，瞧人家孩子还正读高中准备考大学呢！不讲良心的！这时那孩子却怯怯地开言了：你们之间有爱吗？我怎么觉得他爱我更多些呢！那么他也带你去过省城的五星级宾馆了？——丁咚不动声色地问，似乎做这些事的不是她的老公而的确是老公的朋友。是呀是呀，他说我是他惟一的至爱……丁咚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天真对痛楚的对话，我们也不愿意将这段故事继续讲下去——之所以讲出上面的这一段，是因为这是“因”，而产生“疣”的“果”却是在皮皮那里。那以后的一段日子，丁咚的老公很少回家。丁咚没吵没闹，不知如何是好。上班，下班，三个白班，一个小夜班，一个大夜班，然后休息，周末，周一又是白班。忽然有一天，医院产科病房的走廊里皮皮在问了：丁咚呢，丁咚是小夜班还是大夜班？丁咚白班，正在辅导产妇尽早给新生命母乳喂养来不及出来。皮皮就说：告诉丁咚我买车了，下班等她。下班了却不见人，回家打他的手机，没接，不久却回话了：远着，正开车往回赶，住几天再说话！几天过去果然是在医院门口等，车也在，不是桑塔纳，更不是奥迪！我没说谎呀，机动三轮车也是车，瞧车棚还是我自己装的！皮皮一脸坏笑，落魄也不觉羞愧。说着就到家了，新家，儿子去姥姥家了，老公在饭店里忙。应该谢你呀，皮皮！你让我炒股买了这套新房新家具和有了一个饭店。但是——丁咚白牙咬下唇没有说出来：老公名存实亡，更带去一个女性生活的全部内容即爱，儿子也被她做为孝敬母亲的礼物，长期放在了母亲家，禁不住又要“泪水叮咚”，却被厨房里的旋律压过了。不是做厂长或者经理了吗，皮皮？皮皮：一言难尽，不说也罢。语气是寂寞的，神态却不失微微的天性。最可气的是毛毛也下最后通牒了：如若没有工作，孩子上学怎么办？老娘病了怎么办？最要紧的，将来你自己老了也花我的退休金，要脸不要！丁咚就叹息：也难怪，原先是毛毛是四班三运转，心情或许还好些，现在每月三十个班，能有心情说那么几句话也不错了。皮皮：那也不算——现在因没有做爱的时间，还要离婚呢——至少给我造成了三十万的精神损失！皮皮不喝酒，心脏有问题，就胡乱吃了饭，要告辞：孤男寡女的，别让别人说闲话。这句话勾起丁咚一丝惆怅，当即想打碎些什么，比如新盘子之类。丁咚说：别走别急，不是教我钓鱼嘛！回来。于是，不该发生的就发生了，按说悄悄地发生就悄悄地发生吧，却偏偏又留下了蛛丝马迹，那种病毒就在那晚在两人之间交接了班！皮皮，我从此不想再见到你！丁咚恨恨地！好在老公明知自己有错，偶尔回家也不敢有非分之想，所以老公并不知道“疣”曾到过自己的家中。丁咚几天后做了激光，然后用药，忘掉罢，又怕皮皮再与毛毛交

接班，就拟打个电话去说，电话还没打，皮皮无事人一大堆地跑来，说是丁咚你看，别人的疣长在那不便说的地方，我怎么长到脸上来了。丁咚不搭理，领他到了皮肤科，拿了药，没人处方如毛毛般做了最后通牒：做了亏心事的，受害的丁咚不向你索赔三十万，只是你以后好自为之罢！闹得皮皮一头雾水，终于明白了，就自顾抱头鼠窜了，一边逃，一边自己嘀咕：不赔你也就罢了，我却要去找那人。本就一无所有，还怕那个不纳税的翻下天来！这里丁咚依旧上她的班。白班夜班地来回倒。日子如流水，这一天李驻却来羞羞地找她，原来也是多长了一点，不敢兴师动众，但求丁咚保密，以免一个家庭肢解。丁咚这才稍出一口气，心里有点原有皮皮的意思了。

李驻是最先下岗的。李驻考取的是技校，学的是电化学，自然就进了五金厂，工厂虽小，工资尚可，每月每月发着，眼看结了婚，生了儿子，房改没有轮到，企业改制却先遇上了。李驻老家农村，妻子是临时工，无论怎样是无力拿出自己股份的。于是就自然排在重组后的下岗之列。一开始还在厂里学习待岗，学习工作都没人管，人油了，就隔三差五地旷工，眼见孩子要上小学了，不能就这样下去吧，厂里那百把十元再扣去旷工罚款所剩无几，就跟人学“下海”。干什么呢？造纸机械厂招聘推销员，就应了聘，工资是没有，合同也不签，李驻就匆匆跑到了广东。广东话不懂，广东饭没法吃，但这不是可以和妻子朋友诉说的——妻子那里只等他拿钱来给孩子交学费，这还好说，户口还需买“蓝印”，“蓝印”完了还有“红印”呐！要不然孩子上学就要回老家，这才叫妻离子散呢！李驻在广州街头拣了一个废纸盒，心中忽东忽西地人也忽东忽西，遇着什么公司也进去问问，分一分印着“业务主办”的名片，造纸设备没卖出一台，废纸盒却拣了好几个，于是李驻就把这几个废纸盒同收破烂的换了五毛钱，拿这五毛钱买了碗馄饨。那碗馄饨热热地，如广东的天气，也如广东个头小小的人。李驻知道，未来一年，这一碗馄饨就是他在广东的全部。转眼新世纪到来，李驻有手机了，家里有电话了，电话也按在房改房里了，原先的五金厂却没了，自己的档案不知到了何方，也不去问它。儿子上了小学，学习成绩还不错也听话，李驻偶尔从南边回家小住，儿子也会问一些爸爸坐火车是从上海走还是走南京之类，天天在地图前看，却是不知，李驻在广东销出设备有半数是没有现款的，没有现款造纸机械厂是不发提成的，那么李驻的钱是哪里来的呢？李驻不跟孩子说，不跟妻子说，不跟朋友说——李驻原先是多话的，现在即使是遇见了以往的无话不谈的好友如皮皮，也是讷讷的，哪里哪里，混口饭吃。干什么呢？什么挣钱干什么等等。

一九九八年，皮皮也下岗了，并且去了北京，说

是拿着一个织机送经卷取的“黑盒子”，求纺织工业部鉴定呢，要投资三十万，自己做厂长，可是自己没钱，而李驻有，那李驻就做董事长吧。李驻同意了，卖出的造纸设备外欠不差这三十万，顶一阵子，自己的机床一响，三十万不很快就回来了嘛，更如丁咚所说，上学时连皮皮错误的作业都抄呢，这次为什么不同意？于是两人就再去北京。皮皮的那个“黑盒子”果然被一个教授看重，但那教授除了惊奇一个专科学生的能力外，给他们的却是一盆凉水：金融危机呢，谁知道什么时候从东南亚到中国北京——即使到了上海也受不了。皮皮马上就有反应：是呀是呀，中纺机也是业绩大幅下滑，但我们不想也不需做到那种规模，做几台混口饭吃就知足常乐！然后两人就坐上回家的火车，奇怪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到家就各人忙各人的去了，送经卷取“黑盒子”的图纸，和他们所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也都尘封于连李驻皮皮两人都不知道的角落里，这一去又是一年多，直到两人再次重逢。

这次的重逢是尤新相约，一块豆腐一盘猪头肉的闲聊，牵出尤新一个旧纸脱墨工艺配方。酒也不喝了，电话又约上李驻。皮皮似乎恍然顿悟：我怎么没想到呢，猪油做的肥皂再乳化，这就是脱墨剂呀！李驻，用不着投三十万了，八千元即可投产，拿钱来，我和尤新跑市场去！先把山东跑遍他再说。于是，李驻又做了董事长，皮皮尤新各自戴上了经理的帽子，二〇〇一年春天，一个小小的股份公司就这样诞生了。但利润却低，低到仅够运输费，直到又被恶意拖欠货款，造成坏账，李驻又亏了。尤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新认了，皮皮有责任，皮皮也认，但没有钱，打一个欠条了事。李驻不说话，李驻也无话可说，为了同学的情谊，李驻还得装出“毛毛雨啦”之类的状态，但是李驻的东墙拆得太大了，必须向有关方面做出交待了。

李驻同造纸机械厂的主管领导到了广东，如果把欠款全额追回，然后从厂里拿回自己的回扣尚能支持一阵，但事倍功半，有所获却得甚少，李驻不得不给主管领导搞一条龙宴请。生猛海鲜其味甚美，小姐婉转的吴越语调却提不起领导的兴致，吃剩饭剩菜是李驻的风格，何况这次的剩下的又别有风味？更何况这次的剩菜剩饭是自己人辛辛苦苦用广州街头的几大车旧纸盒换来的几十张“四老人头”换来的？于是李驻就全额包吃，那“疣”之病毒就在这索然之中完成了交接。李驻说：丁咚，为了一个家庭不被肢解，帮帮老同学吧，我还得在你这里住一夜。这一夜，做了激光之后，李驻再做决定：明天一早就去买电脑办账户，买什么样的股票也不去向皮皮了，烟台万华不是涨得很好吗？

丁咚对此没有说什么，丁咚不懂股票，丁咚的二〇〇〇年只买过一只股票，名字代码也几乎忘却，但却给她带来了一套房子。

这天午后，孟德到医院拿来了几只针剂，顺便从丁

咚处取了一包一次性注射器，临走时告诉丁咚，晚上的饭局不能参加，请丁咚代为致歉。望着楼下孟德消失在人群中，丁咚给刘士进打了个电话，丁咚没有多说什么，心头犯堵，为自己，又加上孟德。

孟德是一九九九年下岗的。说来偶然，孟德自技校分到纺织厂织布车间，工作一直很出色，虽说那将织机每天拆开装好的工作很单调，但孟德却干得津津有味。那织布的车间没有声音又四季如夏，孟德的汗珠掉到地上却叮咚作响，如同一声曲调绵长的歌，自春到夏，从秋至冬，年复年年。孟德结婚了，是皮皮的妻子毛毛给介绍的，孟德生孩子了，与皮皮无关，但却是皮皮把在车间工作着破了羊水的孟德家弟妹送到了丁咚这里来的。一切似乎很顺利，然而忽然一九九九年的一天，孟德在拆车时小腹就隐隐做痛，到拆装完毕已近上午十点半，孟德就预感到这几年来来的全勤记录怕是不保了。好在空车开得很好，下午不管是谁一搭手，把经轴抬上就可重新织布了。孟德很欣慰，洗了手脸，坐在更衣室里，与小腹犟起来——你能奈我何呢？但这时工段长寻来，说是没有人了，扫车加油组全上了天窗扫卫生，孟德却须去把车间周边扫一扫，机件落地拾一拾，回丝有油藏起来之类。孟德没言语，又进了车间，车间里仍旧没有声音，F4机械地撞击着F11，梭子在Q13、Q14之间悄悄地飞来飞去。只有经纱纬纱的交织似乎有些动静，但却也如小猫脚踩过冬日的雪原般有痕而声细。孟德首次偷工减料，拿起扫帚把车间当中的一台车周围扫了一下，心里说，我这就是把车间扫过了，完成任务了，然后就慢慢地倒在了车间中央。倒地的孟德汗珠儿叮咚在车间里，车间里发出巨大混响，似乎是一只歌最后的旋律。

120把孟德接走了，一周之后，孟德又重新来到车间。换好工作服之后，孟德先进工段办公室，对工段长说：一块石头，螺丝帽大，长在肾上，激光打碎了，排出了，好了。就进车间拆车装车了。不几天考勤下来，却是两个旷工，三个半事假，想去车间工段问问，又算了。自己盘算着怎样和下了夜班的妻子说，就慢慢地踱到了厂门口，门卫问说出门证呢？出门证嘛没有，那天120车带我走时也没有，进门证也不需要了。孟德说着，就把胸前挂着的工作证扔在了传达室。

孟德不是下岗，是辞职了。不久之后，孟德不单把劳动关系办到了劳动服务中心，还办了一张卡，几年的积蓄都在，转账时建设银行的职员甚是不满——别人账上都留二百你为什么不留？如果有事又要来麻烦。孟德说：不麻烦不麻烦，一年一次就够了。孟德想的是一年近两千元的劳动保险和医疗保险。然后孟德就印了一盒名片，上写着机织保全，三年技校，八年工作经验等字样，不几天就把几个私营

小织布厂走遍了，其结果呢，就进了现在的一个专织玻璃纤维布的有四十八台布机的小厂。那小厂车间里只有一个男工，保全、保养、落布、上轴都是孟德一人，累了就到车间附房里睡一觉，在家能呆上一两个小时，做点夫妻功课都担心车间里车又出了什么毛病，还没冲刺呢，就对妻子说不行那台车 F2 与 F6 磨了该换了，人也就如股票的牛皮市道般软下来，气得妻子直说你要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

二〇〇一年的一天，孟德觉得自己胸部很是压抑，寻思又不是在原先的纺织厂，郁闷什么呢，老板把自己当成膀子呢，卖命干活有卖命干活的收入，不该。但还是去医院看了看，叮咚就问工作环境，知道细小的玻璃纤维的飞扬了，就劝孟德换个环境，正说着化验结果也出来了，叮咚一看脸色就变了，说孟德孟德挣钱不要命了，你看你连糖尿病都有了快住院罢。不住院又怎样呢？孟德问。尿毒症透析要花很多钱换肾还要死人。叮咚急急地说着，知道钱是孟德的命根子，“死人”却就没必要说了。不住院又怎么样治？孟德只觉得自己胸部闷，知道那是玻璃纤维的原因，以后工作带上口罩就好了，至于糖尿病，或许有些累时的症状，却再没有其他感觉，能吃能喝又能睡，瘦瘦的又不会高血压高血脂，怎么用住院花很多钱呢？叮咚别骗我，给我开点药我吃了就会好！那你每天来吧，我给你注射胰岛素，注意饮食要不喝酒不抽烟。孟德就转身去了，以后又学会了自己给自己注射。父母妻子儿子都在呢，哪能轮到自己住院？医院里的病床不会现在就为自己准备下罢？我就是这样你能奈我何？孟德就又把和糖尿病较起了真。就在那时，孟德算计着自己股票账户上的钱，给皮皮打了个咨询电话，全仓买入了吉林纸业——价值严重低估，有中线投资价值！皮皮说。

尤新接到皮皮的电话正在县城以外三十公里的大山里，大山的遮挡使手机里声音忽断忽续，总算明白是晚上在东方之珠有饭局，这才把一上午的不快留在了大山里。尤新是作保险的，为一份一千二百元的保险，已是四进大山了，至今也没做成。业务越来越难做，没听过民谣吗？说什么闲人和寿险营销员不得入内工作忙呢！忙就不出意外了？真是的！尤新怀念几年前在肉食加工厂的工作，那种一刀下去红白分明的工作很是刺激，收入低一些没什么，大家彼此彼此，但企业要适应形势，“要一把刀杀猪千把刀卖肉”，却也真使尤新犯难：真正要在街头和死猪一起看木头架子那何苦用三年时间拿二十四元的月工资去学徒？到如今杀一头猪用秒去算了，不需去街头了。正嘀咕，忽然接到南方一个陌生人的陌生电话，先是交了朋友，后是为朋友的工作环境收入水准惋惜。你是不应该这样的！那应该是怎样的呢？待我慢慢地找机会吧。你知道我这几年在这边除了待遇、工作环境的“伟大成功”之外，还交了一帮朋友，他们或许能帮助你——这是尤新自己想象着加上

去的。尤新感激这样一个朋友，朋友为他两肋插刀，他们为自己心窝足可吃一把杀猪刀。果然就又有电话来，说南方某地市如何如何，尤新就去了，临走时还和妻子夸下海口，要在南方买房买车，然后来接她们娘俩。又面对妻子的一脸不信任：别惹急我！我去包上个二奶三奶！等等。后来当然我们都知道，尤新是只穿着花裤叉子回来的，二奶三奶没包成，妻子却从此厌恶性事，说尤新你去南边扔了半套房子，带回来的，除了我给你做的花裤叉子，怕是还有什么“疣”之类的病毒吧？这尚可慢慢缓解，最主要的是尤新的另一个家也没了：他原先工作的肉食品加工厂已被注销，在家的，或许还有安置，他自己的档案可能做为废纸被李驻的造纸设备消化了也未可知。好在老天饿不死勤快人，保险公司要应对 WTO，招聘业务员，尤新就应聘了。几年过去，保险佣金是拿了不少，另外的一些存折也多了起来，不时要拿出自己的佣金去买回一些产品，“仙妮蕾德”、“安利”之类，自己也用着，从头发到脚底，朋友亲戚也用着，从厨房里的车上的锁链条到家里客厅中的摇摆机，存折上的几百上千元从哪里来自己心里真真切切，对朋友却还要充大方——说不定就是一个下线或者准客户，不大方行吗？

二〇〇一年的一开春，皮皮专门召集同学老师朋友们小聚，因为专门是为尤新误入歧途的小聚嘛，费用自然也是尤新出。吃饱喝醉后大家一致通过一道“封杀令”：所有人不得再买尤新推销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好，可吃的吃了可以今天三十明天十八，再到学校跟老师读 ABC，可用的用了可一气活到创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我们不要——同时，我们对尤新推销的保险也持观望态度！等等，当然是皮皮做的新闻发言人。

即遭“封杀”，尤新却也不能金盆洗手。封杀就封杀，山人自有妙计。尤新对股票不感冒，电视上几乎百分之百地播了股票的消息后都要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更何况买了股票不准退，谁去做那个冤大头？叮咚的房子不是发股票的上市公司给买的，是叮咚老公开饭店挣的吧？尤新对另一种“票”感兴趣，这种“票”很简单，三十个数或三十五二十九三十六个数随便挑，然后就是五百万、一千万地发大财。尤新悄悄地买，不跟皮皮他们说。后来发现皮皮他们也买，三注五注的，自己就买三十注五十注，复式胆托更有二百万或五百万的额外奖。当然，尤新运气不好，没有得过三等以上的奖，但以后呢？谁敢保证那天晚上的九点十分或九点五十分不突然就冒出一个身价五百万的尤新来呢？据说一次买五百注没有一个七等奖的机会和一次中八个数字相同呢，尤新有过这种经历为什么不敢奢望某一天其中的一注中七个数？

二〇〇一年的夏天，尤新从刚收的保费中抽出



五张“四老人头”，开始了新的彩票生活。

下午六点，丁咚下班回家略做化妆，就来到了东方之珠，远远就望着了刘士进的奥迪停在那里，怕是都早到了，但进到雅间却发现仅刘士进和孟德在，就问孟德不是说不来了吗？孟德笑笑说也是工作也是工作，正如刘士进的工作一样，饭局是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原来下午孟德给丁咚打电话，就再进车间工作去了。不想老板不久之后亲自到车间来，见孟德在织机底下忙，就做了学徒，递扳手拿机件还果然像那么回事，完了之后才告诉孟德，同学聚会是该去的，不要自我封闭，感情需要联络等，看看表时间还早，说孟德你回家吧，车间里不必挂心，有我。早回去洗个澡，把胡子头发理一理。这里有两瓶酒，一百多元一瓶，也带去，咱们虽说是个体户，却也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告诉你们同学，什么时候有空，我也请他们客！孟德一头雾水地回家，先把那两瓶酒放在礼品回收门市部里，然后又理了发，洗了澡，四点半了，打开电视看中央二台的证券节目，深深房平盘，而自己早已割肉的吉林纸业却在一个大的车间停产之后上涨了百分之九点几，算是涨停了，于是就愤愤的，想哪天自己也有个上市公司，上市完了，再增发，再职工股上市流通，钱捞到差不多时，就业绩预警，然后再预亏，再ST，再重组等等，想折腾就应这样。再盘算那两瓶酒或许能卖二百元，这样一个月的胰岛素就够了，人家刘士进会缺那样的两瓶乙醇溶液？但愿不穿帮才好。想到老板所说饭局也是工作的一部分的话，就又跨上自行车，来到了东方之珠。见到刘士进，才知是他亲自给老板打电话，老板才如此敬重的。

丁咚刚到，不及寒暄，刘士进的司机小吴正忙前忙后，李驻尤新也到了，独缺皮皮。丁咚心想，怕不是真的不敢相见了，至于吗？就取过刘士进的手机，拨打了皮皮的手机，手机很快就通了，却没接。丁咚就想到那次皮皮买了机动三轮车在医院产科病房走廊里的那句“下班我来接你”的话，心说怕是又忘了吧？

这次皮皮不是把晚上的饭局忘了，哪能呢！皮皮是因盯梢把事情给耽误了。皮皮在南山宾馆遇见那个给他带来“疣”病毒的人了，就想事情也需要个了结了，索赔当然渺茫，但至少给丁咚一个交待吧，皮皮就等。

皮皮毕业后分配到纺织厂，学机织当然进了织布车间，一切皆如心愿，在织布车间已工作了六七年的毛毛终于也成了他的妻子，给毛毛的儿子做爸爸也真有乐趣。学徒完后皮皮当然是坐到了车间办公室里，做做统计，造造计划，品种改造，设备改良，一切有条不紊。不想企业改制，每人交了五千元成了股东，股东就需考虑工厂的运营成本，于是就自上而下精减人员，厂部下来的，进了车间办，车间办就那么几张桌子，没办法，只好皮皮腾出了位子。皮皮进了保全队的时候，都说皮皮不是官位下降了，而仅是办公室从楼上到了楼下，还带

着设备质量检查本，查车查经轴等的定规量尺，不想还没用，皮皮又被刚从厂技术科来的工段长叫到楼上，让把定规量尺检查本回交，看看还有什么扳手之类不齐整的，又到库房领齐了，皮皮方再进车间，与孟德同样，每天的工作是把织机拆开，扫去花毛，抹去油污，更换磨损旧件，调整安装位置，然后开空车试车，挂上经轴试织，二十四小时后回修，回修完毕后交给运转保全。每天每天，都是这样的，孟德说不笑，习惯了，皮皮又说又笑，甚至在车间里高声唱歌，五音不全又跑调，也不管它，反正车间寂静如一潭死水，别人又听不到。本拟就如此了结残生，却不想有一天事发突然。那天工作间隙与工段长闲聊，方知工段长是和毛毛一起进厂的，十几年过去毛毛做了生产组长了，工段长也曾做到技术科长。这工作不需什么文化，有力气又不是“二百五”，十几年之后你也就成工段长了。工段长说。那车间主任呢？二十年后，还得等我们主任生出个癌症心脏病什么的，看来没戏，或者出车祸。工段长真损！那么厂长或经理呢？皮皮有点故意调侃了。厂长经理却是不能以时间换空间的，那需命好！工段长这句话说得很正经，皮皮当即出了一身汗。以后在很长一段日子里，皮皮就经常这样出汗，命好不好也罢，时间换空间也罢，只要皮皮一想起或潜意识里滑过这几个字，无论何时，皮皮都会出一身汗——说一身汗不很准确，皮皮的出汗很是特殊，那汗出在脖项以上，淋淋漓漓，而身上却仅如薄雾轻霜，并且那汗也不定何时，常常在工作完毕之后，也常常在夜里一两点钟。如果是在夜里又恰逢毛毛夜班，皮皮会不再睡去而是一坐到天亮。就这样闹腾了几个月，毛毛就疑了，打电话给丁咚，让丁咚领着皮皮到医院的每个科都查了，方知道是心脏出了问题，需住院治疗的。皮皮于是就在医院里挂了一个月吊瓶。主任很是关心，派两个人轮流陪护，自己也带工会主席来看，令皮皮很是感动。皮皮说，主任我对不起你，我希望你得心脏病我做主任，瞧，我正先得了心脏病！如果我去了你多关照毛毛，让她改嫁吧。说着笑了，主任也笑：毛毛现在说不定就已开始物色了，这叫改革效益超前意识开拓精神。后来皮皮就下岗了。二〇〇一年冬天，社保基金还套在中石化里，皮皮接到厂办通知说要办城镇贫民补贴，就又到了厂里，交了户口簿，顺便到车间转了一转，车间里仍旧静悄悄，旧的面孔一点没变，又增加了许多新面孔，看见一帮小年轻的又拆了织机，机件花毛落了一地，还想提醒他们注意地面机件摆放的秩序，勤扫工作周围之类，却猛然想起自己已是城镇贫民，是局外人了。这又想起这次的城镇贫民补贴是车间老领导们的关照，本不够格的，于是就上楼到了工段办，车间办，挨个逐次地打招呼，并留了家中电话和手机号码：打我手机找我喝酒啊！打我手机我给回拨之类，像是果真做了厂长经理而不是城市贫民般，是

衣锦还乡了。

皮皮是二〇〇一年春天办的深沪两地的交易账户,此前丁咚已是买上新房了。皮皮在此之前没钱买股票,像是看别人钓鱼而自己手里没有鱼竿一样,只能让丁咚买科技股不翻番不出来让孟德买吉林纸业赚百分之十就跑也总比利息高,自己却只能眼看着丁咚从借钱买房到变成小富婆。皮皮很是丧气,在经历了“织机送经卷取黑盒子”和“肥皂乳化成脱墨剂”之后,毛毛又不让他动家里那共同的积蓄了,又给他买了机动三轮:至少你活动活动吧,毛毛说,老在家里呆着对身体也不好!怕掉价儿,咱们就先离婚!等等。也是命好,老天有意成全,一个朋友和皮皮很投机,就有意扶持皮皮,言好借给皮皮几千元的本钱,年息百分之十的,却要先扣去。皮皮急了,说你是怎么算的账,怎么一加一等于三了,扣去的百分之十和上涨的百分之十是不相等的,知道吧?朋友就和他立了字据,听说你们同学连你做错了的作业都抄呢,我也跟着错一回!朋友的语气使皮皮大为光火,这不明摆着是个不祥预兆嘛!

也就是这个春天,皮皮的机动三轮拉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女性,远远的脂粉味就过来了,眉眼纹得很细却深,上车没有讨价,直奔新村出租屋。下车方说,出来了罢,师傅,我是干什么的。皮皮说:挡车工吧,怎么有织布车间挡车工的风韵?错了,傻哥哥,现在小妹任你撩任你亲,车费是没有的。皮皮一听,恍然,原来是“马子”,但两元钱的车费总该给吧,我这下岗职工不是来寻求作乐的。但那人却不理会,拉过皮皮就在他额头亲了一下,拜拜,就去了,闹得皮皮许多天偷偷脸红。再一次遇上时候皮皮就有话对付了:小妹有营业执照吧,怎样上税呀?没有?我很不平!想来国家财政收入正越来越捉襟见肘呢,照你营业额的百分之五十收一点不为过。如此国债不是可以少发很多吗?免得咱们的新闻发言人对外国记者尴尬。那人却笑了,傻哥哥可真有趣,进来坐会吧。皮皮就跟着进了屋,没想别的,只想把这两次的出租车费要回来,反正她的钱又来得容易。但那人却要玩儿,照顾下岗职工,不收费的,说着就动手扯衣服。皮皮心里极是不情愿,但皮皮的“小弟”却跃跃欲试,终究还是被动和主动地脱去了衣服,但当那人拿出安全套让他“小弟”“穿上工作服”时,皮皮却无论如何也不干了,他依旧是那个上税的话题:生产过程是必须增值的,你把那种玩意儿给我戴上,真是连点增值的希望都没有了,对你再增收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然后再返还百分之十四也太过分。说着就“赤膊”上阵,却在三十秒后就败下阵来。那人奚落着:怪不得下岗了,没有能力当然要下岗!这模样还能做什么厂长经理?一下子激得皮皮又出了一身汗,当即穿好衣服,拿出手机:我懂得现代织造的最新技术,还懂资本运营哩。手机当中输入了自己的账号,密码:看我先在股市那里赚个三五百元再说。心里寻思:这股市可不是玩的,国有股要减持,无论什么样的方案都是一把斩向多

头的剑,那买已减过国有股份的吧。黔轮胎当年曾热炒过,三无概念也已成了白马且不知何时就要被举牌产生问题,还有中国嘉陵了。键入代码,报价八元,可好是创出近来新高,K线组合已走出一个头肩底,当即就买入了,不指望股价一路到十六七元,突破十元大关即可了。后来我们知道,中国嘉陵最高曾冲到八点五元,却一路下滑,不是其头肩底的k线组合错了,而是股市大罢工,全国七千万股民在向不知一加一等于二的减持方案制定人要价呢。当然,皮皮在这只股票上的亏损远没有另外一种损失更大,这几秒钟的操作仅使他损失了不足千元,也就是机动三轮车半年的风雨无阻的收入。而在这之前的那个三十秒,却因接盘了一种什么“疣”的病毒,给他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失,至今想要一种希望渺茫的赔付,至少是三十万吧?又至少可对丁咚有一种交待?于是皮皮就寻找那人,不巧今天在南山宾馆就遇到了却没追上,估摸东方之珠之约尚早,就等,果然就等来了。那人一小时后从宾馆里边婀娜出来,皮皮就发动车慢慢追上招呼:没税务登记证的,搭车吧,免费。那人就格格笑了:又是你呀,还想免费?三十秒都顶不住,这次不让你下岗应该让你病退了。边说边要离去。等等等等,皮皮说:我还有话哩!我且问你,你赐给我的那种什么“疣”病毒是从哪里来的?说了就让你走,若不然就要索赔你三十万!那人当即脸色变了,却是关切。这时恰好手机响,就是丁咚用刘士进的手机打来的,也不及接,就挂了。那人说道:傻哥哥,小妹吃了碗苦苦的青春饭,为的是将来衣食无忧,客户但愿多多益善,哪里能去给每个客户建立档案?又细想那次的前后,就断断续续地说到:或许,是那个,说是手里有几个亿的钱……皮皮当即想起一个人,于是也就说:是这样吗?对?是怎么来的?车呢?等等,两人越说越近,就又叹息,那人的确很苦,皮皮之苦却已淡化了。那人走了之后,皮皮回拨刘士进的手机,说马上就到。

皮皮即到东方之珠,雅间内人都齐了,却是开了房内所有的落地窗在望学校。学校变化大,才几年?曾经在那里学过ABC,立过什么大志向的平房教室哪里去了?全是六层高的楼房,独有传达室门房是一层的却又建造得如艺术雕塑般,只是门房内的老校工还原模原样地健在着。谁知道近十年中从这学校走出了些什么人呢?美国世贸大厦倒塌的现场或许有?中东犹太人手中杀人武器上的某一个零部件或许也是依据从这里出去的人的理论制造的?但毋庸置疑的,那门中走出的最多的却是在这里有闲暇心情观赏和回忆的如这六个人一般的人,如皮皮,如丁咚,如刘士进孟德李驻和尤新。

当即就先入座,皮皮去抢主座,被默不作声的李驻拉起,皮皮就自嘲:老板在呐,不好意思,就去主座对角坐了。丁咚就又提醒:不想要小命了,那个地

方是需大酒量的。看丁咚的脸色，皮皮不知丁咚是雨过天晴抑或暴风雨前的平静，当即就用眼色告诉丁咚，罪魁在主座上落座了，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向他索赔？悻悻地要起身，却被孟德摁住。孟德无话，孟德之沉默与李驻之沉默不同，孟德是淡然物化之孟德，出尘之外，不会把大事小事放在心上，又入尘世，规规矩矩经营一个自己的、一个渺渺的小家庭，又不惜玩点小的聪明。李驻之沉默，却是被重压，不能呼吸也不能呐喊，更不能寻求支持和援助。独有尤新活跃着，名片带着香味，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别人的问话，又有新的头衔了，又有新的产品或品种了之类，最多的是眼睛不离刘士进，刘士进不是准客户，也不是下线的培养目标，但他关系着一群准客户一群下线下线。

在正式开局之前，皮皮先与年轻的小吴也即刘士进的司机打了招呼：小吴师傅，你看这样，如果你在，他是局长，假如你自己下去点上几个小菜，独斟独饮呢，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学呢？对，这就对了，若不然咱们那场“奥迪”将撞“六十万的机动三轮”的官司很可能明天就上民事法庭了！然后再点菜，刘士进却早已安排，这里却是尤新最先发难：局长大人现在能签单了，可别欺骗我们，咱们当年就曾有约，苟富贵，无相忘的。然后再就喝什么酒讨论。丁咚要了饮料，并声明：在坐的还有两位不能喝白酒。这就又引发了皮皮的感慨：别别，难得同学们相聚，今天数着明天活呢，有酒且先谋一醉！孟德也应和：对，就是五粮液了！皮皮继续发挥：咱们如果不喝白酒怎样让酒厂去交消费税，沱牌曲酒兰陵陈香原先的绩优股呢，都是让丁咚闹的业绩大幅下滑，难道让不分红的五粮液和刚上市的茅台也成绩差股不成？喝白酒。李驻那里也想提建议，无非是想喝啤酒，就说皮皮也不能这么说，燕啤绩优着，青啤资本运营打天下占市场，喝啤酒也算对国家的贡献！最后还是刘士进有领导风范，一锤定音：喝白酒！包括丁咚！说着菜上了，服务小姐也把酒打开逐次斟满。

席间没有寒暄，孟德的老板期望的饭局的沟通看来泡汤了，而刘士进也因是休闲，所以也豪情迸发，把西装都脱了下来，独尤新频频劝酒，句句不离升官发财。几个人虽知此类话大多炒作的一种概念，却也听着耳朵舒服，时常说些士进士进，升官是说你呐，快喝了罢之类，又或打趣皮皮的“经理厂长”官梦做的如何。渐渐就脸红耳热了，说到手中没有割肉或又抄底的股票，说到去年几乎引发金融危机的盘活国有资产，减持国有股。刘士进此时却又打起了官腔，什么深市在国有股减持前早早步入调整了，没有股票的老百姓会不会答应国有资产的流失了等等，当即就引起嘘声一片，独丁咚审时度势，常把话题引到身体的保健之类的话题上来，尤新又忍不住出来献主意，提议大家既然对股票感兴趣，不妨就做出个营业部来，并且保证给营销几个几

十个百万以上的大户来开户。全体于是都响应，有愿为“国发”代理的，有说“齐鲁”的咨询准确率高之类。独李驻是在网上开户的，就提议搞网络服务，用高科技的“司道克”做中介业务。正讨论得热闹，那里刘士进却忽然道：佣金下调了，再去争些微利吗？更何况你们须是首先经营规模打造品牌！这时全场的注意力才聚焦到这里：原来你也炒股呀！刘士进连连否认。当下话题又转到国家公务员学炒股。有说该学的，理由是国家公务人员一则学习市场运作，二则手中也有闲钱，“工资基本不动”嘛。就探问刘士进，刘士进也不做回答。皮皮丁咚当即又反向思维，有钱谁去炒股？悠悠闲闲过日子，谁还去白天看盘晚上研究基本盘面劳神等等。话题再转回来还是未来。皮皮突发奇想，炒股没钱是个最大的问题，经历了股市十年来的跳楼大跌后才知道在股市里弄点支付油盐菜面水电房租的钱不容易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钱呢？刘士进有！于是大家就又把企盼的目光投向了刘士进，他手里可有几个亿哩！孟德首先想到了操作，首位的是申购新股！李驻当即反对：申购新股中签如中奖，不行！还是皮皮的主意：咱们做黑庄！士进把钱每几千万放进我们的账户，咱们也去打压吸货，振荡洗盘，然后无量拉高，对敲放量，高位放量出货！三个月下来，咱们也把那些垃圾绩差股炒到百元以上！对，尤新也插话：让士进去跟上市公司的老总们谈判，咱们吃了肉也让他们各人喝上汤，让他们配合发消息，还有钱办不到的！局面顿时失控，眼看刘士进账户上的钱马上就要违规加入股市，这时刘士进才笑微微地答话：你们要让我跳楼呀！

说话间六人就有了十分酒意，却未尽兴，话说得多了就想稍息，不想六人同此心，那酒场这时就静了下来，静得听得见心跳，听得见热热的血在几个年壮的体内澎湃澎湃地流淌。

先是李驻走到了开着的落地窗前，窗外华灯一片，窗下行人车辆匆匆。然后孟德也来了，皮皮丁咚也来了，独刘士进和服务小姐商量着如何象征性地来一点饭，好结束这饭局。这时皮皮说话了，吓人一跳：给我一个理由吧，二〇〇一年，我们都匆匆来去，干了些什么？给我一个理由吧，让我不要跳下去。士进听说了，笑笑地说，别呀！我的车就在下边，三十多万呐！孟德李驻等一齐回答：这不是理由！丁咚说：如果我们跳下去，士进，你就是谋杀犯。皮皮说：是呀！你也应同我们同去！于是刘士进也就慢慢地来到了落地长窗前。

窗外华灯灿烂，一曲明快的感人振奋的乐曲从不知哪里的卡拉OK间或录像厅传来，丁咚凝神，听得泪珠挂在眼角，就快“叮咚”了。

（小说编辑 孙和林）